

苍茫大地

徐景辉 著

【第三部】

北方文艺出版社

苍茫大地

徐景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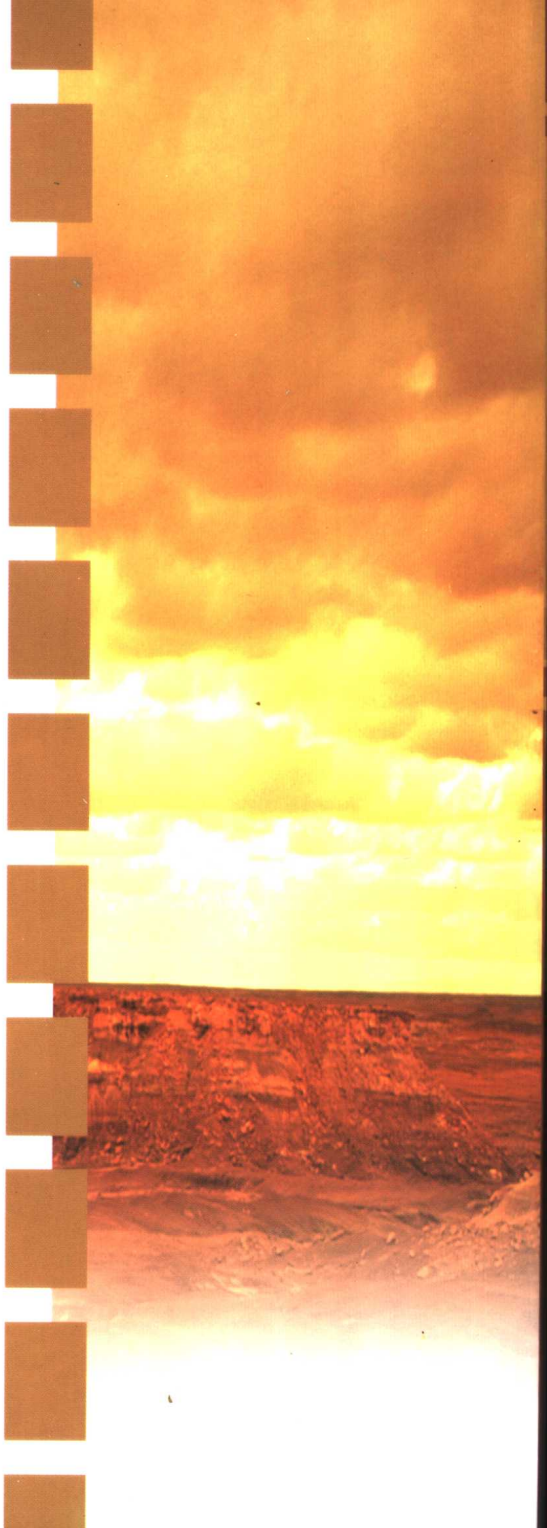
【第三部】



内容简介

许国梁英雄豪杰,出生入死,锐不可挡。他为了大部队,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是党证救了许国梁性命,他孑然一身重返故里。

彩荷越爱许国梁,就越恨封建礼教。她知道许国梁不敢冲破乱伦的防线,兄弟媳妇永远无法同大伯哥名正严顺地苟合。幸好,彩荷喜欢上了石村,是那种初恋般的喜欢。然而,她终于没有勇气救下这个日本军医。看着石村惨死之状,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第一章

苍山驮远月，大地载流光。

——荒 村

当一九四一年缓慢步入一九四二年的时候，野马镇同往年一样步履艰难。似乎松花江平原和科尔沁草原积累了过量的阴云，给捣乱的风不断吹进张广才岭和老爷岭。从清明开始一直到立夏，野马河两岸不住地下起了小雨，雨丝如绣针一样连绵不绝，没有给大地织出多少锦色却给人刺激出许多坏脾气。因为连日不晴的坏天气给春种和采山药都带来了很多麻烦，一些急于想做事的人一听到窗外窸窸窣窣的雨声就忍不住诅咒。“这样的鬼天气，还指望种地吗，只好养鱼了。”那些浸了发芽种子的人披着雨布到地里去，抓着发粘的泥土叹息着，“这样下去秋天又要没收成啦”，祈祷上苍开晴。也有个别人不敢误过农时，插着泥脚到地里下种。

许家人虽没急于下种，许国栋却早已带一家人进了黑瞎子沟。小妹没有进山，她留在了婆婆身边。她所以没有进山是因为身体一直不好，更重要的是她得在家等待许国梁的消息。许国梁一走三年，虽没有在他说的秋天里回来，却一直不断有信捎给小

妹。每一封信上都或明或暗地说上一堆外面生意如何不好做的话，如何赚了大钱再回来。小妹就知道他这是掩人耳目，他还要在外面呆下去，而且平安无事。只要平安就好。正是这一封封捎信，才支撑着小妹没有倒下去。保安队曾问过小妹，许国梁到底干什么去了。小妹总是回答：“进山做买卖。为什么没回来，你们去问滕原好了。是滕原派他去的。”然后拿出信来给人看。保安队不敢去问滕原，许家也因此保持暂时安宁。许家人从来不跟外人谈起许国梁，只是跟钱家彼此交流信件。两家人也从信中知道不少有关日本人和战争方面的事情，小到许国梁如何去弄吃的，大到整个国际战场。这些消息一点点从镇上漫散开来，随后，就有官方消息进一步证实了一些战争的情况。虽然有些事情传到镇上已经晚了许久，可人们仍乐于知道有关战争的进展，更主要的是，他们想知道日本人还要在镇上呆多久，尤其开拓团。夏天逼近的时候，人们已经明显感到气候不同往常。

从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拉开帷幕的那天开始^①，日本关东军为了呼应德军，向苏联炫耀武力，大力陈兵中苏边界，试图展示向苏军进攻的可能，同时也藉此向美国军队显示日军不可战胜的力量，先后两次发动大规模特别军事演习。为配合“关特演”，日军以第二方面军两个军六个师团的兵力从孙吴一线发起进攻，以第四军为骨干，渡黑龙江作战，以开战的态势虎视着苏联的远东方面军和后贝加尔方面军。在基础设施上，关东军在孙吴、黑河、虎头、绥芬河、东宁一线构筑了大量持久性军事防御和进攻兼备的工事，仅掩体地道就长达一千三百华里。从牡丹江、古塔县、野马镇等地抓去的民工不下千人，而这些修工事的

① 苏德战争：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与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突然发动对苏联的军事行动，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全面开始。

民工只见抓进去，却从未见出来，连骨头都未见一根。日本关东军用华人尸骨垒造的漫长的军事攻防体系，自称为“东方马奇顿”^①。一九四二年初，关东军参谋总部又拟定出“对苏作战方案”，与德军的欧洲战场遥相呼应。作战方案下达之后，关东军沿远东滨海地区和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部署了第二、第三方面军的三个军九个师团。以东部虎头和北部孙吴为中心，由南至北从延吉、珲春、东宁、绥芬河、虎头、饶河、黑河、同江、奇克向西北一直延伸至高滩、干岔子、逊克、霍尔莫津、小西河、孙吴等地，共部署了包括八个国境守备队在内的约六十余万兵力，满洲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结果，至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德军在苏联战场上的闪电战受挫，在顽强的苏军和苏联人民面前节节败退。在北非战场上，隆美尔元帅遭遇了克星蒙哥马利元帅和巴顿将军的盟军劲旅，受到重创，也以失败而写下惨绩。日本海军山本五十六大将发动的日美太平洋中途岛大海战也以失败而告终结。日本为挽救太平洋战争的败局，不得不从关东军和中国华北战场抽调兵力援助南亚战场。日军和中国政府军的残酷战争一时陷入僵局和对峙阶段。关东军司令部在这种时候不得不修改部署和作战方案，向关东军各部下达了“防止对苏作战，肃正满洲后防”的防御性指令。新任司令长官梅津美治郎大将不断在满洲飞来飞去，一方面加紧检查边境防务，一方面督促继续清剿残存的抗日武装力量。

日军一改过去大风一过式的清剿，不再调动大规模军团师团，而是以游击对游击，选拔第二至第九军管辖区二十四个连共

① 马奇顿防线 (Maginotline)：亦译成马其诺防线。二战之前法国沿德国边境修筑的一条防御工事，以其规模大和坚固著称。结果，未能挡住德军进军法国的步伐。

二千五百余精锐袭击部队和一万余围剿部队，对完达山、张广才岭、老爷岭等东部山区及肇源、肇州、肇东等松嫩平原进行了重点的清剿，把围剿和重点“掏窝”战术结合起来，抓住抗日队伍和各山林队的弱点进行突袭。

立夏以后，缠人的毛毛雨总算告一段落。暖日很柔情地从野马岭上照下来，野马河像一位步态从容的少女，款款扭动着腰身，一路姗姗而来，又姗姗而去，不慌不忙地捡拾两岸嫩柳的倒影。野马镇人依旧抓住这晴好的天气紧张下田忙碌起来。他们总是期待着这片肥沃的土地能像从前那样给他们长出美丽也长出富庶。河两岸有上百垧的平展的土地，这些土地的肥沃足以使镇上人丰衣足食并荫及子孙。过去，这块土地上生长的大片的小麦、黄豆、高粱和苞米都曾经让镇上人用汗水换来自豪，而野马岭又像一座宝库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给他们带来一把一把的钞票。自从日本人的武装开拓团开拓到镇上来，这昔日的富饶一夜之间化作了虚梦。土地被征收了，变成一方方白亮亮的水田，而镇上人却吃不到一粒大米。要是有人私存了大米哪怕一丁点，给日本人查出来也要当经济犯杀头，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土地上打下的粮食归到日本人仓里去。人们的日子艰难起来，只好另谋出路。日本人经常不断的封山，又给镇上人雪上加霜，跑不了山，又种不得地，许多人干脆去给日本人当雇佣。

野马河毕竟是一条有感情又肯养人的河。实在找不到出路的人也可以像郑二驴子那样，到河里捕鱼捞虾。野马河里多是鱼，天热的时候会撒欢地跳到岸上，撞进你的船舱。过去，野马河一直流传“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歌谣。如今，野鸡虽飞不进饭锅里，“瓢舀鱼”也还是现实。只要拿一只扫条篮子到河湾上去，就会收获鲜活的鲤鱼和白鲢，幸运的时候，还会弄到鲟鱼、黑鱼和鳌花。那些半米长的鲟鱼和大胖头会把你撞翻

在河里。可惜，野马镇的鱼不值钱，尤其是鲶鱼，认为没有鳞，是犯毛病的，除了给月婆子催奶，都不吃它。打到鲶鱼十有八九要放掉，要么拎回去喂鸭子。鸭子喜欢吃鲶鱼和小虾。要么喂猫喂狗。鲤鱼、鲟鱼、鳌花都可以卖到镇上几家小酒馆里去，一角国币可以买到二斤半活鱼。镇上的小酒馆也用不了许多，打渔的人只好把它晒成鱼干，拿到城里去。到城里要往返搭车脚钱，好多人算过了细账之后，还是选择种地、跑山和给日本人当雇工。给日本人干活儿也几乎挣不到什么钱。许多人宁愿要日本人的旧洋货。镇上的一切东西都在贬值，除了日本人的洋货，就连国币也不好用了。也许战争的消息影响了生意场上的运转，国币开始毛起来，许多人开始使用日本人的银票。日本人自己称之为“关贴”的那种日本国内并不流行的东西，在野马镇人看来，也比国币还硬实，人们叫它“洋票”。只有给日本开拓团扛活或者到伐木场、小煤窑干活儿的人才能挣到“洋票”。洋票和国币的发行量很小，尽管国币不值钱。县上筹募资金或者大批量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和山货，一时拿不出国币和银票洋票，就用一种代用票支付，人们把这种代用票叫县票。县票上印着财神和灶王图案。县票票额很大，从一百元到一千元都有。县票只在县内流通，到了牡丹江城里和外地一无用处。人们捏着县票常常编成顺口溜抱怨：“光脚丫，戴草帽，血汗钱，换县票。县内不顶用，出县人不要。”老百姓不愿接受县票，又没办法，只好捏着大把大把的县票骂爹骂娘。镇上一有了县票，日子就越发艰难。因为日本人的洋货店不接受县票，想买洋货只有用洋票、银票和国币，要么就得用山货和粮食换，换洋布和日用品。不得已，人们开始给日本人扛活，要么和日本人兜揽生意，为的是维持过日子。

依旧靠河生存的只有郑二驴子和幺叔。幺叔依旧摆渡，也打渔。幺叔每天把船摇到河对岸去，把幺婶和十几岁的女儿幺姑送

到河对岸去侍弄菜地或挖野菜，自己荡着船在河上来来往往，哗啦啦摇出许多滋味。没有人过渡的时候，么叔就把木船泊在岸边，放过网后，一个人静静地望着么婶和么姑，心里不住品咂着，有滋有味。他娶么婶的时候，全镇人都说他讨了水清水秀的老婆，好福气。这些年来，么婶跟他风里雨里，孤守渡口河岸，从未抱怨他一句，还为他生下一对可心的儿女，这才是他真正的好福气哩。他每天都在这幸福的感觉里送走最后一拨渡客，迎接黄昏的来临。这时候，他就摇船到对岸，将妻子女儿接回来。回来的时候，他总是不紧不慢地摇船，望着粼粼的河水，听么婶揽着女儿的肩膀一声声柔柔地唱他喜欢的撑船小调。

歌声驮着晚霞从河面上粼粼铺开，一直铺展到远处河湾。岸边栖息的野鸭和大雁，唤着同伴，咕咕叫着在河湾上低徊，越使野马河充满迷人的夏日乡村风情。这风情只有么叔和么婶看得到，那些赤着泥脚从田里走出来的人感受的只是劳累。穷虽穷些，么叔总感觉比那些伐木的挖煤的赶山的和下田的要活得滋润些。他很满足了。每当他听么婶开心地唱上一段，心里就像给清水洗涮了一遍，越加舒坦和满足。“我们不到镇上去住，就守着这渡口。”他很坚定地对么婶说。他恋着渡口和船。

像往常所有的黄昏一样，么叔刚好把船摇到对岸想招呼么婶和么姑，一个精瘦的男人一摇一晃从驿马站的官道上走到渡口上来。么叔正想着这人是谁，是商人还是脚客，瘦男人已经极为小心地踏到船上来，塞给么叔一张角票，是国币。么叔要找钱，那人抖抖地把钱塞进么叔的口袋里。“不用找了，全给你。”那人说话时有几分喘吁。他说，“你认不出我了么，么叔？你看看，是我。”么叔一瞬间怔住了，好半天，才说：“这不是田家二……秦翻译官？”秦一夫咧了咧嘴，很吃力地笑了。“是我。”么叔也憨

厚地一笑，“真没想到。一去这几年，身子养好了？把二小姐丢下，都顾不得了。”秦一夫瘦得脱了相，与当年的秦翻译官已判若两人。秦一夫不知该对么叔说什么，只咧着嘴做着勉强笑出来的样子，说：“还好，捡条命。那一枪，把肺子打穿了，都以为我死了。日本人还算有良心，割下坏肺叶，把我救过来。先是在牡丹江军团医院，后来又转到热河日军医院。到底还是人家日本人医术高。换下日本人，早就变成一把骨头渣子了。能活着，就不容易了，哪还顾得了别人。”秦一夫说话时胸脯起伏着喘成一团，鼻子尖渗出一层汗珠。么叔冲地里的么婢喊了一句：“过一会儿来接你”，吱吱呀呀摇到对岸。

秦一夫上岸走路都很吃力，么叔不得不把他扶到坝上。刚好，宋铁匠的徒弟牯子赶着牛车顺着河坝缓缓过来，么叔忙叫住了。“牯子，听说你媳妇生了？”牯子说：“生了，三天啦。”么叔说：“该吃喜呢，生个啥？”牯子说：“丫头蛋子。”么叔说：“先生了丫头后生小，这才叫会生。”牯子笑一笑，欲赶车过去。么叔说：“你看，这是田家二姑爷，刚养病回来，把他拉上吧。”牯子仔细打量一眼，说：“这不是秦翻译官吗？你还好意思活着？你知道那天死了多少人？我师傅也死了。你这么有功，日本人给你什么赏啊，要开拓团和保安队的人来接你好了。”秦一夫张了张嘴，窘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么叔忙打圆场说：“算了算了，都过去了。死了的活不过来。再说，日本人要杀人，他不过是个翻译官，也没办法。但凡他能主事，怎么也不会拿镇上人开刀。怎么说也还是野马镇姑爷。”牯子斜瞟了秦一夫一眼，淡漠地摇了一下鞭子，“上车吧。”跟么叔一起小心把他扶到车上，并推一捆干草给他坐，怕他颠。秦一夫没有坐那干草捆，只倚在牯子身后，两腿吊在车沿下悠荡着。路边伸出来的树枝从身上划过，秦一夫不时地缩着身子。牯子摇着鞭子，不回头，也不

说话，秦一夫想打破这种尴尬，就问了一句：“这两年镇上的日子还好过？”忙子叹了口气，硬硬地说：“有日本人在，还能好过吗，越来越糟了。只有像你老丈人那样给日本人干，才会好过些。你也许都知道了，镇上这几年有一百多人埋到东山坡上去了。要是那些人有灵，也够一条街啦。”秦一夫也叹了口气说：“噢，我学的是日语，有什么办法。就像你会打铁，不能不给马挂掌钉一样，我躲不开日本人。”秦一夫虚弱地咳嗽起来。忙子使劲吆喝老牛，两个人再无话说。

牛车轱辘走进镇街。十几名保安队员吵吵嚷嚷从十字北街那边斜穿出来，有几个人钻进日本人的俱乐部，另一些人朝何家园子那边走去，都斜背着大枪，一摇一晃。浓浓的酒气从他们骂咧咧的吵嚷中散发出来，浮在黄昏的烟尘中，像一缕缕游魂。田小秋缀在一伙人的后边，匣子枪的皮盒子吊在胯骨上颠耸着，像叫花子的讨饭盆子。他正捏着炒豆一类的东西往嘴里丢，一粒一粒，不停地蠕动腮帮子，嚼出咯嘟咯嘟的声音。宋铁匠的徒弟吆了一声，“吁——”，使劲把牛勒住，回头冲秦一夫说：“我要往那边拐了。你看见了，你舅哥。是去镇上，去田家大院，还是去开拓团，找保安队去吧，不关我事了。”秦一夫想了想，跳下牛车，身体趑趄着，险些栽倒。后来，他到一个杂货摊子前买了根紫木手杖。然后，他冲田小秋连喊了两声哥，田小秋没有回应，只顾跟一伙人嘻笑、叫骂。秦一夫见忙子的牛车赶进了胡同，又大声喊了一句“田队长”。田小秋这才确信是喊他。他转身朝秦一夫走过来，他在秦一夫跟前站了好半天，目光像刷子一样想刷出眼前这人的底色来。他认出是自己的妹夫。他说：“真的是你，秦翻译官。你可瘦多了。真没想到，你还能活着回来。活着就好，这就好了。我以为……这下好了，山村还会用你。你为山村、小岛做了那么多，他们不会不用。”秦一夫擦着鼻子尖上的

汗，对田小秋说：“我捡了条命。你知道，我身子骨……”田小秋的脸上掠过一丝厌倦和古怪的神情。他缩了一下脖子。他说：“都以为……你回不来了。这不，回来了。”秦一夫干涩地噓了几声，随着田小秋朝田家大院那边走过去，边走边说：“回来了。阎王不要翻译官。我成了……废人，翻译官的差事已给人顶替了，眼下只能在家……养着。”田小秋说：“养着，先养着。养好了还做翻译官，山村和小岛不会不管。”有几个保安队员见田小秋跟一个陌生人走了，叫喊了几句什么，结着伙到何家园子里去闹。

秦一夫一路给田小秋扶持着走到镇北。路上，有几个日本商人认出秦一夫，叽哩哇喇跟他说着什么，秦一夫只勉强地冲着日本人点点头，偶尔也回答一两句。从十字街到田家大院，俩人走了很长时间。

秦一夫回来的消息以超越风的速度很快在全镇传开了。反响最为强烈的是田家大院。田家各房下人不断来探望，来问候，然后就是私下里的窃窃议论。

“二姑爷还活着。”

“活着。只是大不如从前了。”

“看那瘦样，露筋露骨，八成没多大活头了。说话都上喘呢。”

“该去接二小姐。”

“二小姐会回来吗，听说在窑上……”

“那个叫九儿的。”

“哪点比二姑爷强呢，还不是为那个。”

这些议论虽没给秦一夫听到，但秦一夫很快就知道了小娇没在家，在窑上，跟彩莲。他对女人到窑上去大惑不解。小秋吱吱唔唔地说：“你不在家，日本人常到家来。山村，你知道，山村，

他总是不怀好意。爸叫她俩到窑上去了，避一避。”秦一夫半信半疑地哦了一声。他说：“小娇不在家……也好。山村杀了那么多人，镇上连我也恨。要是镇上不行，我也到窑上去，要么去驿马站。我不想回城里那个家。”田小秋缩了一下脖子，似是而非地应了一句。

对秦一夫的回来，最为关注的是胡氏。胡氏跌跌撞撞跑进小娇屋里看见秦一夫灯草一样枯弱，先是吃了一惊，随后哭天抹泪唠叨起来。“老天不长眼，怎么会让你挨上那一枪呢。应该让日本人去吃枪子，是山村做的孽。呜呜，把你弄成了啥样……”胡氏一边唠叨一边叫家人媳妇到灶上炖人参鸡汤。她说：“好好养养吧。造成这样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将来小娇靠谁呢。”秦一夫苦笑着倒在炕上，心里颇不是滋味。想从前在田家大院的情景，有小娇偎在身边，家人也围着你恭恭敬敬，如今却要人可怜，小娇也在山上，徒空四壁，禁不住落下两行泪水，对胡氏说：“妈，都过去了。我能捡条命回来，也算咱田家祖上积德。眼下身子弱些，有苗不愁长，慢慢养息，总会好起来的。”胡氏说：“得养过来。我那小娇，也算命苦。你这几年不知在哪养病，小娇想去看看也不能，私下里不知哭过多少回。为了你，她宁愿到黑瞎子沟去。”胡氏这几句半真半假不着边际的话，多少让秦一夫找回一点家的温暖。他叹了口气说：“都是我连累了小娇。要是有那么一天，我不行了……别连累她，她还小呢。”说话时，秦一夫又不停地喘吁，胡氏真的感到这个女婿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心里替小娇难过，脸上掩饰不住地布满愁容。秦一夫说：“妈，我想，小娇该回来……”胡氏连忙说：“你歇着吧，少说话。我叫你哥去，把小娇接回来。总还是夫妻。”回头对小秋说：“听见了，你到黑瞎子沟去一趟，要不，派保安队的人去。你妹夫总还是做过翻译官的，现在也还没落势。”田小秋嗯了一声，

含含糊糊说了句什么，懒懒回到自己房里，顺着炕沿仄着，匣子枪扣在小腹上，两眼盯着天棚的某一处，想着秦一夫从前的样子，脑子里乱哄哄的，怎么也想不出。

小桃走了进来。自从彩莲到黑瞎子沟去，总是有小桃走进走出。小桃走进来的样子很温顺，手里端着洋漆盆子，盛着温水。她说：“哎，你洗洗脸吧。”不叫他少爷也不称他名字，她只称他“哎”。她说话时同样柔情似水。小秋也斜着两眼撩了小桃一下，没有动，依旧懒懒地仄歪着。小桃已经十七岁，出落成大姑娘，很成熟。在所有人眼里，小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熟桃子，举手可摘。她已经脱去在何家园子时的稚气，越加俏眉俏眼无比出众。尤其那双眼睛，已经让田家大院所有的女人自愧不如，更不要说那一步三摇的细腰，每从人前走过，就像微风拂动河边嫩柳，婀娜婀娜，袅柔无比。更显小桃成熟与迷人的是藏在胸襟下的那一对乳房。那乳房撑开少女的另一片天空像石头一样坚硬结实。镇上所有见过小桃的人都无法否认那无与伦比的美丽。小秋却看不到美丽，他对所有的美女与丑女都同样厌倦。每天浸在蒋先生的苦药汁液里就无法享受任何美丽。无论小桃怎样在他身边走来走去，无论那少女的乳房怎样诱惑迷人，他始终无动于衷。他对小桃所做的一切也感到厌倦。他看她放下水盆就说：“你去吧，我不要人管。要是你非得干点什么，就到上房去，干什么都行。我这会儿累了，也烦着呢。”小桃没有动，田小秋挥了挥手，小桃仍旧站在一边没有走开，她有几分羞倦也有几分愤怒，她说：“你不该这么对我。我是——你的人，这你知道。我十三岁从窑子上出来，可我什么都没做过，我是干净的，是黄花闺女。你不喜欢我？老爷赎我来是给你……做小。我感恩不尽。你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呢？”小秋越不耐烦，说：“别说这种话啦。不是我不喜欢你，也不是你没到年龄，是我爸要这么做。嗨，这事我说

不清，你跟老爷子说去好啦。”小秋缩了一下脖子，起身下炕，将两手插进温水盆里，小桃忙将羊肚子手巾递给他，一边嘟囔说：“园子里的姐妹，在我这个年龄早就出嫁了。算我命好，逃出火坑，可我不想让人不理不睬。要是你不喜欢我，赎我出来干啥。”小秋一边洗脸，一边咕噜一句：“老头子喜欢你。是他讨来要你做小的，我不稀罕。我对谁都不稀罕。”小桃怔住了，随即嚤嚤哭了起来，将手巾狠狠掷进水盆，所有的柔情都化作泪水和懊恼，四分五裂。田小秋歪头瞅了小桃一眼，并不理会。他脑子里正想派谁去接小娇回来。

保安队派两个人到黑瞎子沟去接小娇，出人意料的是她没有回来。没有回来的小娇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捎回半个字。当保安队的两个人说明来意，要她去见秦一夫的时候，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了，你们回去吧，”再没有任何表示，两个保安队的人也不甚明确，只好空手而归，只向田小秋交了一笔糊涂账。

小娇对秦一夫此时回来深感意外。更让她意外的是，她的身体近来发生了某些变化，这变化让女人既兴奋又惶恐。她在这种时候不能去见秦一夫，她想见九儿。她急于想把自己的所有的细微变化都告诉九儿，如果九儿给她一句话，她宁可一辈子再不见秦一夫，哪怕他是翻译官或者是满洲国皇帝。这种急切使她在期待九儿的时候有些紧张。当九儿带着酒气走进房里的时候，她感到胸口跳得厉害，心脏差不多要从嗓子里蹦出来。她本能地缩了一下身子，想极力把自己缩到被筒里，缩到没有。九儿掀了一下被子，粗黑的手指在她身上蹭了一遍，嗤了一声，说：“小骡马，着人骑呢。”小娇噓了一声说：“你又喝酒了，你喝酒我不跟你说话。”九儿又嗤了一声，说：“不说话，这么好的被窝谁还说话。”小娇说：“又这么没正经，跟你说，他回来了。”九儿似乎没有在

意，说：“谁回来了，跟我什么关系。”小娇又缩了一下身子说：“我说的是我的那个人，秦一夫，秦翻译官。”九儿怔了一下，似乎酒意消了，沉默了片刻说：“回来嘛，他没死，早晚都要回来的。”小娇说：“瞧你说的这么不咸不淡，好像我是什么跟你不相干的一个人。他一回来，我可要回镇上去了。你不怕我回镇上？”九儿把解开的衣扣又系上了，仰面躺在小娇身边，重重嘘了口气。小娇说：“你怎么不说话，你说话呀！”九儿说：“还有什么好说的。你想回就回嘛。你是田把头的二小姐，我是个臭窑汉，大不了是个带工头，跟梁大一样。田家的女人都是不好沾的。算了，我不再寻思这些事，我得走了。”小娇听了，很意外也很失望。她说：“你不是九儿，也不是男人，你啥也不是，连人也不是。”九儿见小娇生气了，也有些不高兴，说：“你告诉我他回来了，你要回镇上去，又不是我。我能咋样，你是秦一夫的老婆，又不是我九儿的，我可不能把你留在窑上。就算田把头要留你，也没我什么事。”小娇噓了一声，说：“我还没告诉你，我可能有的是你的。”九儿几乎跳起来，说：“你说什么，你说你有了，我可不相信，这么长时候你都没有，怎么偏偏这种时候有了，别拿这种话诓我。”小娇自己开始也不相信。事实的确如此。都说田家女儿不会生孩子，她为自己的真实感到自豪。她无法向九儿解释，也不想去解释。她说：“不管你信不信，我也跟了你这几年，半明半盖，窑上窑下差不多都知道了。你可不能就这么让我回镇上去。”九儿猛然坐起来，一脸紧张神色。他说：“你要我咋样？我已经给窑上卖命了。就为这，窑上的弟兄都在心里恨着我，我已经对不住他们了。”小娇说：“我只要你一句话，我可以一辈子不见秦一夫。你说，你要不要我？你只是跟我玩耍，还是诚心要我？”九儿无法回答，他感到浑身冒汗。他和小娇，实际上是那一夜酒醉之后走错门的结果。如果不是走错了门，有了

的，也许是田家少奶奶。他扭歪着脸，什么也没说。小娇说：“你黑了心。你整天钻黑洞子，把心都挖黑了。”九儿说：“我不配。”九儿说这话时想从这话题里逃出来，就再一次把手伸到她被窝里去。他说：“别说那种伤和气的話，我已经几天没过来了。你知道，这几天的活计有多累人。”小娇用力把他推开，说：“别再碰我，我可不是那种供人随便玩耍的女人。你不真心要我，就别再到我这来。”小娇说这话时眼里蓄满了泪水。九儿说：“别这样，我可不想看你伤心的样子。我是个窑工，我真的要你，别说田把头不会答应，秦一夫也会一枪把我打死。你这不是跟我好，是要我的命呢。”小娇说：“你别怕，我跟他们去说。我长大了，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不要他们管。”九儿摇摇头，说：“没人能保证我。”小娇又气愤地叫道，“你就这么算了，拿我当什么，是婊子吗？我可是顶着偷人养汉的臭名呢。告诉你，我可不干。”九儿皱了皱眉头说：“行了。这些年，因为你，我已经变成驴了。你爸一直拿我当驴，当奴才，可从未拿我当你的什么人。我已经够卖命的了，要不是我，这些窑工早就不会这样了。不信你试试。我给田家卖命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往死道上逼呢，就算我们这些人的命不值钱，也不该这么逼。要知道，我们也是娘生娘养肉长的。”小娇给他说了软了，噓了一声，说：“都是我自己命不好，鬼迷了心窍。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没人敢要秦翻译官的二姨太。算了，这不怪你。只是你这人心太黑，你心里没我。”九儿说：“实话说，开始只是为了撒气，想把你们田家女人搞上，让田把头丢脸。心想，管你是谁的二姨太，总还是我九儿腿压过的女人。后来，我真的改变了念头。我所以拚命干，拚命为你爹，就因为我心里有你。我也动过这念头，讨你做老婆。可是，我知道这不可能。我斗不过田把头，我们也都斗不过秦翻译官。”小娇再次给九儿打动了，鼻子酸酸的。她伸出一只胳膊揽住他的